

犹未起。已正饭，饭罢哭辞兄前，敬拜祠堂，诣各房谈，诸侄、侄孙送者哽咽。士复、士申、屈荫香、九崖叔、聋叔及帐房诸君也，朗生欲有言而未出。两巡捕八戈什各仆皆送，都司方聚星至船送，士吉、奎孙、斌孙至船送，此别为平生最难，清雨泣然有以也。答朱叔彝，遂以轮船带行，叔彝舟与余舟并行，眷属一舟在后，雨云如墨，意极凄恻。薄暮过昆山城，雨益急，昏黑中颇担忧，戌正一刻抵陆家浜。离昆山三九路。

初五日（11月9日） 竟日雨。黎明带行，朱叔彝以招商局近办章程见示，谈次不觉已抵上海，时午正二刻也。泊老闸上，叔彝以轿来，冒雨拜客，晤徐雨之、刘芝田、朱粹甫、钱君研。雨之言大轮船未走过天津，且吃水太深，不可坐，丰顺船初八九可到，可待之，叔彝亦在座，议遂定。访刘芝田，托杨鹤峰洋务局事，勉强见允，并提仲渊束修，亦无词。访钱君研者，托汤显臣沙钓船局差，君研语极亢爽，云候选人员皆奉裁撤，不能开此例也。到处说项，可恨可恨。夜走千顷堂书肆买日本《荀子》、《方言》。见翻宋《千金方》板精，日本刻。

署上海道刘瑞芬。芝田，安徽人。牙厘总办知府钱宝传。君研，湘吟本家，曾识之。招商局总办徐润。雨之，道员，屡次张罗通信。朱仲湖。粹甫次子，去年下场。杨子湘。金利源帐房。

初六日（11月10日） 早晨雨。冒雨坐小车入城，新北门。看古董皆无所有，归过二马路书画船常卖家，见郁氏所藏字画数种。归船饭，而汤子澄挈其侄宪臣来候，不得已留伊饭。饭罢放晴，至大东门郎家桥德兴栈。谢子澄叔侄，晤之。答杨、张二观察未晤，到招商局，朱叔彝在彼，遂与徐雨之遍看各帐房，数十人分布书算，亦殊不易，夜归。竟夕喧阗，新月凄然。

初七日（11月11日） 晴朗无风。晨再入城买零星物，再至千顷堂买书一两种，再至书画船购石谷小帧，麓台矮幅，皆精，四十

四元。书画船主人武月舟邀余同诣张子祥熊，平湖人，贩古董，能画，七十餘矣。家看沈石田长卷、文衡山补成，虞山王虞卿所收，有邓觥长跋，孙慈峰收藏印，长六丈。石谷《江乡渔乐卷》，长二丈。皆妙，烟客册八页，尚可，归已午正矣。饭罢倦卧，叔彝及徐雨之、陈芑南同来，遂同坐马车至招商南栈原设之栈也，栈房廿五处，占地极大。看机器，真鬼工也，所用皆闽、浙人，亦有无锡人。至马头看洋水龙，每架三千六百两，用煤，机器极高。遂入海定船，此船长廿四丈，两层，雨之劝余坐此船。晤船主古孩儿谈，据云由西法推之定无风暴，拟不泊燕台，径赴大沽也，遂看大餐间两间。又看海琛，船小于海定多矣。归赴徐雨之花园，园小而曲折，然楼阁几案皆有夷气。入夜叔彝以酒肴来，遂饮至初更而归。在徐氏园望见火轮车，由铁路行，极迅也，轮路将拆，此火车之婪尾矣，计今日所见，皆可诧事。发南北信，交信局去。

出使西班牙国副使道员陈树棠。号芑南，读云是芑南，然其音定芑字。宜昌轮船总办张鸿禄叔和。招商局员杨宗瀚藕芳。南栈帐房徐姓。

初八日(11月12日) (轮船伺候人李姓四两。)晴。食于市肆，再过书画船常卖家，见吴渔山小幅极佳，遇叔彝。归船饭，而金利源帐房函知海宴已到，意欲余改此船也，遂诣帐房与粹甫商酌，竟改定之。晤李沧桥，以行李过轮船，即来时所经之大穿间也。亦作大餐间。安顿毕无一事，再入市观石田长卷，大略沈多文少，文跋称格局已具，特加点缀耳，真是剧迹，与石谷卷予价二百五十元不售。买得渔山幅，极费力矣。廿二元。

又见旧拓《王圣教》、良常跋，蒋生沐藏。旧拓《瘞鹤铭》残字，梦楼跋。皆佳。夜徐雨之、陈芑南两观察来。朱安民似是升庵子。张璠刻图章。来，皆未见。雨之馈路菜，又送招商局复稿。仆人曹升辞去，何顺由江船去。叔彝以湖广漕米事赴津，竟来同舟，亦快事矣。江广漕九万，因赈饥提办五万，而米价大腾，招商局已垫……万，其余五万例价实不敷办。此行余